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陽集卷

十八至
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章浴魯

欽定四庫全書

南陽集卷十八

宋 韓維 撰

外制

太常寺太祝張昭奭可大理評事

勅某乃祖以方厚廉正實相仁廟登格於治惟其子孫
之濟美在著位者朕所不忘也往欽厥官毋墜溥則可
西頭供奉官常用之可右清道率府率致仕右

侍禁李襄可率府副率致仕

勅某古之仕者量其可任則受至於不能而止所以遠
殆辱也朕嘉斯人之徒故於謝事而歸者必增秩以遣
之往欽茂恩以安末路可

殿中監致仕王綽孫男邁可試秘校

勅某朝廷不忘乃祖之勞於事也加厚寵渥以榮其歸
汝承厥恩服在仕綴勉自勤飭毋忝而家可

屯田員外郎致仕李景長男條可試將作監主

簿

勅某仕而歸者吾皆有以優寵之爾之服官由乃父請
毋易所事以忝厥家可

尚書左司郎中直昭文館兼太子左諭德齊恢
可右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尚書工部郎中
直集賢院兼太子右諭德陳薦可尚書刑部郎
中天章閣待制尚書司封員外郎兼太子舍人
孫永可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皇太子侍

讀尚書兵部員外郎孫固可尚書工部郎中天
章閣待制皇太子侍讀尚書祠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孫思恭可尚書刑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
制餘竝如故

勅朕始踐祚既施惠於羣臣以次遷矣而吾東朝之官
率德秉誼以申贊翼第勞均賞宜有加等具官某篤學
敏行時之彥士先帝所申以輔眇冲而能講道經訓推
明法義開諭朕志日以熙廣厥勤茂焉宜進位序列於

近侍以昭美實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汝其懋
哉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帶御器械李元方可莊宅副
使

勅某夫屬橐鞬奉弓矢以待命於側者皆吾親信才武
之臣勞而不圖何以示勸爾給事省闈素稱忠謹衡命
邊服亦克彊濟有司第課宜在褒陟進位一等於秩為
重往佩予渥益篤乃勤可

龍圖閣學士吏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沈邁可右
諫議大夫餘如故

勅朝廷優侍從之臣蓋有常秩慎諍諫之選未嘗輕授
茲得名彥爰沛茂恩具官某易直而不阿明果而能斷
秉筆西掖文雅見稱握節南夏豪猾知畏閭閻謐畿甸之
任參以獄市為寄而几案之前無留事極朴之下無冤
人運美課之上聞舉華聯而付畀若夫在職而思稱因
事以為諷爾所存也朕有望焉可

虞部郎中知沂州晏寧親姊故節度推官李壹
妻晏氏可特封靖安縣君

勅某氏爾之弟寧篤同生之恩願納官秩祈錫爾寵朕
甚嘉之茲啟邑封之大以為閨闈之榮往綏壽康益懋
柔哲可

故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元親姪琳可試
監簿

勅某侍臣之沒其遺嗣若近屬皆有以優恤之由舊典

也汝蒙厥恩進服在位惟恪以克欽荷可

東頭供奉官張著可內殿崇班

勅某治獄之官上所慎擇爾為之滿歲以無罪悔褒叙有格進列殿墀往服茂恩益圖善效可

太常少卿祝正辭可光祿卿

勅九卿尊官也王者所與圖議天下之政以成化阜俗者也今雖任不如古而秩序禮等猶為優顯具官某仕以辭學官有治迹歷載滋久第勞當遷夫位高者圖報

則難祿厚者賦事宜稱益勵乃節母忝朕恩可

端明殿學士兼

闕

部侍

郎充

闕

前尚書吏

闕

學士知

闕

勅夫圖議於

闕

命溫

雅者非

闕

得我名彦

闕

之選號為博洽備

闕

踐於閭臺久勞於藩翰不有褒

異曷章眷倚其無秘殿之侍兼備清廟之訪若夫練達
於故實制作之遠體皆汝之闕

言可

闕

大夫右諫議大夫

闕知闕

集賢院沈邁可特授依前右

闕

林

學士知制誥判集賢院

勅吾之闕

首政事之

闕

內之則冠翰墨之選

闕

左右者豈能勝其任哉具

闕

逸發用英茂之實而為世高選參典誥之任

而有古遺直往蒞藩服入尹畿甸而風力章於已試績
效爛而可紀會禁員之乏使屬廟議而咨訪輟於浩穰
備我嚴近噫與聞密議奉揚訓旨惟端慎可以提身惟
溫雅可以華國勉服休命益佇善猶可

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蔡杭可特
授依前尚書工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集賢
殿修撰知定州

勅定為北道要鎮萬兵之所屯集諸將之所稟決倚屬

之重選任之艱非有以厭羣議而副朕心者蓋不以輕授具官某知厚有守明果多通究觀前載之言燭知當世之務早事官卽備罄忠精速升掖垣尤多隆益輟於書命之重付以剖符之行噫延閣近聯可以罄論思之美价藩重任可以申綏御之才往欽茂恩方佇休績可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傳求可特授依前給事中充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勅唐臣有言曰輦轂之政務先彈壓蓋大衆之所居方

國之是則浩穰難治威愛是無爰咨尹正之明以首風
化之地以爾具官某質厚有守和易不流邊閫外條屢
觀能於煩使禁塗營職久進寵於邇聯向闕

時才

嘗攝治於京劇權衡不撓枹鼓沉聲爰加甄擢之私式
佇肅清之效召自朔塞安之神畿繇樞斗之華資陟河
龍之秘序無替前效庸稱茂恩可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王珪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翰林

林學士無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
院兼充史館修撰散官如故

勅朝

闕

者闕過高學士之選非夙尚文雅久次華

要雖有積日之勤莫無數職之重茲我茂典屬之俊臣
具官某姿度靖夷才猷敏邵學博而善知其統文麗而
不忘其要而自入直辭禁進侍經席深厚之訓為國光
輝法義之言廣朕聞聽不有優拜曷章異禮宜參秘殿
之列益重清廟之訪噫考近傅之課則有獻可替否之

責論太史之法則無虛美隱惡之過益厲乃職以副朕懷可

皇兄右驍衛大將軍衛州刺史克孝可依前右驍衛大將軍高州團練使

勅朕博選師儒之官教授宮第而宗室之俊以業成告者相繼而上不有甄異何以示勸具官某英悟之稟實自童丱典學循行長而益茂有司言汝通詩書之義十八以上著論之美等在第四考藝按格宜見褒表其以

團結之任增壯衛屯之領噫道進而不止則廣寵至而愈戒者安勉思訓言毋怠厥始可

衛尉寺丞孫公亮崔庶可並大理寺丞

勅某羣臣之在職者雖無顯然之效閱歲如格則類遷之所以勞其勤而勉其忠也爾惟辨廉以見褒陟其務奮厲益圖功最吾當有以待之

權提點河東路刑獄公事尚書都官郎中毋沆
可尚書司封郎中差遣如故

勅某河東外控疆場之阻內摠郡邑之廣吏雜文武俗
兼夷漢爾以才選受使者之任而能底慎庶獄澄清列
城可謂有勞矣進官一等以示褒勸益懋嘉最且有優
陟可

著作佐郎知蔡州汝陽縣事周演父搏可特授
守大理評事致仕

勅某父某演也抗言於朝願以所受移於親庭朕嘉其
為有孝之道故以理官之屬命汝歸老往安厥養以綏

壽寵可

著作佐郎知蔡州汝陽縣事周演亡母趙氏可追
封靈壽縣君

勅某母某氏演也抗言於朝願以所受移寵於親朕嘉其為
有孝之道故以邑君之封賁爾泉隧尚有知者其榮享之可

翰林醫學南州三溪縣主簿龐夢得可少府監
主簿依前充翰林醫學

勅某汝祇事於外元祀之恩未之及也進秩叙階實用

初詔其懋承之可

光祿寺丞致仕臧永錫可著作佐郎致仕如騎
都尉

勅爾援再赦之恩請命於上國之信令法宜從與參被
爵服之華益為鄉黨之寵可

特勒傳人前職方員外郎王亨可都官員外郎
勅某爾不謹前已犯有司之議亦既懲責俾思厥咎赦
宥之法湔叙有科往服寬恩益厲而守可

閣門通事舍人周永清可充西染院副使兼閣
門通事舍人

勅某本朝推保任之恩汝緣以升仕綴上閣有宣贊之
任汝為之有職勞而且幹力辦彊音制清舉閱歲滋久
第課可嘉進貳使領之華往護邊屯之要祇服榮渥益
厲精忠可

翰林醫官使勾管本院公事沈遇明可推易使
兼翰林醫官使

勅某汝帥瘍醫以效其勤有年矣而吾貴臣願以任子之澤移進爾秩朕重違之夫執技以事上者無領他使非典制也往欽異恩益講善術可

皇城使內侍省內侍押班張若水可忠州刺史
依舊皇城使內侍省內侍押班

勅某蓋能者不勸則怠勞而見知則悅此先王所以推本人情廣施惠於下也以爾給事宮省著忠朴之稱服勤疆場有明課之畧閱歲滋久賞不自言用兼刺舉之

榮且資宿衛之謹尚悉乃力毋曠朕恩可

東頭供奉官杜宗象可內殿崇班

勅某國馬之數歲息而無害者善養之也爾帥圉人以
效其力而功狀應格法宜有遷往祇厥官益厲而守可
馬藏族蕃官副都軍王噶尾可本族都軍主東
谷寨外尸族蕃官軍主歸惟永可本族副都軍
主並銀酒監武

勅某爾世保疆陲夙懷忠義憤茲狂敵擾我候人賈餘

勇以直前被重瘡而益奮載嘉誠節特示賞恩當體眷懷益圖勲效可

河北轉運使太常少卿沈立可依前太常少卿充集賢院修撰知滄州

勅提兵要制邊劇者必有加職之授所以示寵而重威也武圖俊良奚吝褒渥具官某敏於聞見雅自約修內足羣書多明於義理久更衆職並著於事功宜輟將漕之籌進司論撰之筆宣我條詔為國翰垣噫惟寬惠可

以得民和惟嚴莊可以正師律毋易乃事則罔所愆可
禮賓副使知沂州靳宗臣可崇儀副使知麟州
勅某雲中據代地之要以扼敵衝兵符所寄常慎其選
以爾雅抱武畧久宣忠力綏御民俗條教不煩訓齊軍
戎紀律甚設故超授使領往臨所部毋貪利以生患毋
狃安而納侮惟靜而勝時乃之功可

皇城使李綏可充利州刺史仍舊皇城使

勅某官某益為西土重鎮而利其咽喉也故佐守典武

事者得預便宜之論臨制其道選屬之慎莫非其人以爾沉勇不暴明足有斷銜命奉使著敏給之稱剖符臨戎得綏靜之體故因舊秩加授刺舉之節以遣之噫惟察人情在微惟輯軍政在和往祇厥官毋替朕命可

安化上中下州北遐鎮部押進奉器械三班差使蒙光落等二百五十人可竝銀酒監武

勅某爾守在荒遐生而敦固效其戎械之獻安厥溪篁之居有嘉款誠爰示褒寵益堅忠順以答恩靈可

虞部郎中張齊古可比部郎中文思副使宋經
可左藏庫副使供備庫副使時定可西京左藏
庫副使

勅某等莞權之司國所賴以足用也能使課入之數充
舊貫而有加者非敏給彊濟勿能辦也爾等初用才舉
終以最聞賞勸有科遷陟惟舊往欽加秩之賜益勵首
公之圖可

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趙槩可特授特進尚

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

勅朕遭家不造賴士大夫之力獲保宗廟以臨海內大賚之澤既周洽矣而輔弼之臣未褒人其謂朕何具官某惇德敏行邦之碩老參翌機務出入兩朝猷為獻納厥績良茂肆用進秩申以蕃數惟是忠固之守謨明之益時乃之素詎假訓言可

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陝西四路緣邊宣

撫事無權判渭州郭達可特授光祿大夫檢校
太傅使持節邠州諸軍事邠州刺史充靜難軍
節度觀察留後同簽書樞密院事差遣如故

勅朕荷先帝遺業以臨士民之上所以托重而任力者
不在一二執政之臣乎第勞疏恩宜有加等具官某端
厚沉勁濟之敏給升贊機究出撫邊部納忠宣力厥勤
茂焉故用留務之印申以寵數即授於軍中惟其報國
之大方禦戎之上策皆汝素講詎假訓言可

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右諫
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王珪可朝請大夫
給事中依前充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
侍讀學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加食實封二百
戶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充集英殿修
撰何刻可刑部侍郎依前龍圖閣直學士充集
英殿修撰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唐介可給
事中依前龍圖閣學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張揆可尚書工部侍郎依前龍圖閣直學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刑部侍郎呂居簡可尚書兵部侍郎依前龍圖閣直學士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樞密直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李參可尚書兵部侍郎依前樞密直學士加食邑五百戶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傅求可尚書工部侍郎

依前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加食邑五百
戶食實封二百戶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員
外郎趙抃可尚書戶部郎中依前充龍圖閣直
學士加上護軍進封開國侯食邑五百戶

勅朕遭家不造賴士大夫之力獲保宗廟以臨海內大
賚之澤既周洽矣而吾侍從之臣顧可以勿褒乎具官
某直諫可風亮節是式底其忠嘉績用休茂見器昭考
以屬朕躬故於嗣位之始加厚寵秩所以推先志示隆

禮也若夫謹言忠謀以佐不逮則朕之所虛佇而俟也
往其懋哉可

澶州觀察使王素可檢校司徒充青州觀察使
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鄆州觀察使劉
渙可檢校司空充陝州觀察使加食邑五百戶
食實封二百戶

勅朕獲以眇躬嗣守宗廟之重實賴岳牧羣后協心底
力以克有濟蕃衛之美闕而未錄朕甚愧焉具官某率

德秉義以陪王家勤勞經營績用休茂更鎮右地申之
渥典所以報也欽服予命益厲乃誠可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吏
部尚書知大名府上柱國王拱辰可守太子少
保依前充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
閣學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餘如故

勅朕獲以眇躬嗣守丕業實賴公卿庶尹相協於內岳
牧羣后承衛於外茲我大賚厥賞惟均具官某體局莊

厚猷為敏肅有文以光我典策有政以壯國藩翰率是忠藎自竭兩朝之間計其履閱獨出諸臣之右貳東宮保安之職仍北門居守之重申以藩渥是為異數噫落止之政方切於倚毗欽哉之命毋忘於祗服可

蕃官德順軍靜邊寨剝波族都軍主扒令征親
男祝扒可銀酒監武充本族軍主

勅某爾父糾帥其族為國捍邊老不忘忠請子自代今予所以命汝者皆乃父之舊善繼其事毋替厥勤可

某試秘校守黔州彭水縣尉

勅某向以藝文實於科等會嬰親恤久格朝恩宜及援
琴之辰俾列紬書之局往參邑治其慎身修可

越國長公主奏大方脈醫人李宗元可試國子
四門助教不理選限

勅某汝以方技給事主家覽邑司之抗言即成均而命
秩欽服榮渥益茂乃勤可

光祿寺丞錢參可大理寺丞

勅某近臣之子能自修飭以稱職聞者朕皆寵嘉之所
以勸能而勉不及也爾之功狀應於陟法往服新命益
圖報稱可

南陽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陽集卷十九

宋 韓維 撰

王邸記室

上皇帝辭避第一表

伏奉制恩進封臣潁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者坐叨厚享固夙夕之靡安進服嘉褒曾歲時之未及敢貪渥洽以重覲惶中謝臣聞周疏同姓之封惟公爲

大國漢分二等之爵以王冠諸侯豈專厚於恩親實兼
崇乎功德自茲厥後亦莫不然伏念臣生也甚愚長非
加敏猥憑積累之慶超被偏特之私握節奉藩上不能
扶德施化垂髦就學下無以發身成名此其所憂外實
非慕敢謂誕揚明制更啟大邦食兼戶邑之多事出公
侯之右施於賢哲尚或難居況在稚蒙豈宜虛受伏惟
天地之量日月其光回堯舜之聰明循漢家之恭慎重
惜高爵以待非常之材收還渥恩用合至公之議使臣

安處舊秩益講多聞長承玉色之歡茲實芻懷之慶

上皇太后辭避第一表

優隆之命遽發於清朝蒙弱之姿遂叨於成國內顧材之不稱進即寵而未安中謝臣聞周輅同姓之封禮存厥制漢策三王之立史載其文皆所以敦固宗盟承衛王室苟非令德曷對盛儀竊念臣雅乏才稱數蒙天幸顧復之愛實自於垂髫趨拜之年已叨於賜履典學昧始終之戒就養之左右之勤坐收安榮日積兢畏豈謂

朝僉過渥天秩屢加推爵等之高品為第一校邑封之
大戶以數千敢忘苟得之羞自取疾顛之懼伏望皇太
后殿下加憐孺質留聽瞽言特開金玉之音俯徇芻蕘
之志顧義所在少裁門內之恩不私其親庶符天下之
義

上皇后辭避第一牋

詔發外庭恩疏大國任非宜稱理有開陳中謝竊念臣
託體雖高降才甚薄荷坤慈之鞠育沐天施之涵濡早

在稚齡已躋近列未周歲琯再啟真封於就養無毫髮之勤而受賜有丘山之重此而叨據人其謂何伏望皇
后殿下濬發徽音密裨睿思矜憐弱質收寢渥恩仍舊
貫之居尚其克荷仰內德之助庶獲少安

上皇帝辭避第二表

剡章列懇誠不足以動天批詔諭懷德有容而如地敢
殫愚說更冒聰聞中謝臣聞無基而厚墉者必速其傾
不稼而取禾者非得之道故爵以加賢為不忘祿以當

勞為至公質於前修時乃通議臣以冲幼之質蒙陋之材猥憑國靈升被宸渥任兼將相之重位列公侯之前靜言及茲良以為愧敢冀大廷之制更疏廣地之封真賦陪敦幸恩加厚而況宗室之老尚衆或闕旌崇仲氏之齒相差所宜均一朝雖異數臣則何顏伏望皇帝陛下運獨見之明發非常之斷容羣臣之中義先大道之為公收其悃誠賜以矜允倘過誤之賞不由臣行則倖覲之風將自茲息

上皇太后辭避第二表

金輅疏封慚非德致綈囊抗請亟以誠聞未回綸綍之
頒徒積冰淵之懼

中謝

國家義先敦睦恩極褒崇賦祿

命官竝均於宗室正名考禮莫盛於親王比緣品秩之
特隆久曠歲時而不講而臣賴天之幸逢時之休猥以
極陋之姿而膺甚盛之典內乏美質敢當臨定之號名
前申至誠實冀上還於印綬伏惟皇太后殿下懋明母
道登翊聖期多閱祖宗之舊章慎言爵祿之公器儻其

成命不以遂行庶在貽謀使之母忝誓勤禮養仰答慈
憐

上皇后辭避第二牋

奉藩不稱疏爵過優敢以爲安而自取戾中謝竊念臣
稟生極陋逢世寢昌教雖謹於誦絃學僅通於簡牒椒
門就養曷少報於劬勞槐禁申褻已過叨於寵渥比上
還恩之奏少紓冒貴之慚未奉俞音靡寧悸魄伏望皇
后殿下柔明委鑑仁惻動懷因進見之清閒或助言於

惻愍倘從志願遂回天聽之高期竭孝勤仰答坤慈之厚

上皇帝謝表

章御於前雖列誠之已至詔除之下顧反汗而無從進服寵嘉內深惶悸中謝竊念臣材非天挺學不時通特緣冢嫡之私曲被聖神之眷抗壽街之對曷少補於聰

聞從胄學之遊未兼明於善道豈謂伏遇皇帝陛下受天貺祐為世治安發揚上主之宏模摛顯先帝之休烈

宣布睿澤沛然川流講修舊章森然毛舉曾是渥典靡
間下藩徹成國以大其土疆疏多邑以增其戶賦位席
之重地亞鼎槐儀服之隆飾兼金組仰驚誤寵之厚竊
揆淵衷之微將非尊主者必遠其陞廉固國者或先於
根本因令蒙推遂玷顯崇臣敢不祇佩訓言進圖術業
審諸侯之孝力致其勤非聖人之書不接於慮尚無祇
悔以累至公

上皇太后謝表

渙然之命莫獲於終辭最爾之軀實慚於虛受中謝竊
念臣材非美邵天與憊冥幸蒙積德之休獲在家孫之
列入則密侍有承顏之歡出而燕居享聞道之樂顧外
慕之靡暇何過恩之敢希不謂詔發廣庭封疏大國邑
蒙多子之盛戶有真食之饒揆報效之微沒身安致仰
光靈之大何日以忘此蓋伏遇皇太后殿下啟佑邦圖
保寧宸極體坤道之善載務極仁恩當聖統之紹興助
宣慶澤乃如孱昧亦克霑蒙臣敢不慎厥身修戒於寵

至捐口耳之近學服恭儉之永圖尚紓尤違母負訓育

上皇后謝牋

力布忱辭命莫收於綸綍進承渥典懼不啻於冰淵中
謝竊以有子之親惟王之貴位序合以為重儀節從而
遂隆開府以壯其第居備官以謹其事守匪德之懋其
孰曰然而臣忝冒之聲久聞於稚齒開敏之譽無益於
前時天恩歲加禮秩日厚內無負荷之實竊有非任之
憂此蓋伏遇皇后殿下慶發邵陽風行瀉汭奉清問之

對憂在進賢推均一之心施於命子臣敢不上承策指
遠覽經言念膏粱之易流引韋弦而自戒冀無顛溢仰
累柔明

劄子

臣准閣門告報親王遇降麻後未迎授及已迎授未謝
逐日起居在垂拱殿前司員寮後入並閣門使引臣
以愚稚過叨睿恩方具辭免以安悚側所有逐日起居
儀式乞特降聖旨指揮閣門且依舊班贊引取止

上皇帝乞指揮閣門且依舊班贊引第一狀

右臣准閣門告報親王遇降麻後未迎授及已迎授未謝逐日起居在垂拱殿殿前司員僚後入並閣門使引尋具劄子陳奏乞依舊班贊引伏奉批降聖旨令依閣門告報者列懇中宸方冒還於渥渙講儀上閣俄參舉於故常理有未安義難苟默竊念臣早由穉齡已玷近班未更歲琯之華遽啟國封之大顧臣勞之何補慚子道之無聞輒戒罔功願收成命愚衷慙至方仰儀於俞

從寵數優隆敢進當於相導伏望皇帝陛下曲成深恩
特諭攸司恭辨色之趨俾仍於舊次推從欲之賜特寢
於渥恩庶包容之至少安危懼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上皇帝乞依舊班贊引第二狀

詔函申諭藩邸增榮拜受之初隕越於下臣聞非其人
者官不可以虛受無其位者禮不得以妄行蓋古今之
常然宜上下之交慎臣切以蒙陋過叨寵靈輒引分以
自惟遽抗章而上達私懷雖至宸聽未回顧奉朝之禮

不修敢安於處豈疏國之封未拜可竊其儀伏望皇帝
陛下監觀厥誠臨定其當格有司之常議措孺子於至
安庶獲申前之所聞終期蒙上之加察

南陽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陽集卷二十

宋 韓維 撰

王即記室

賀兩府轉官狀

缺

南陽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陽集卷二十一

宋 韓維 撰

王邸記室

上皇帝辭避第二表

寵章橫被輒抗牘而有陳慈旨俯加俾造庭而祇受審
非其任敢已於言中謝臣聞位以錄德則朝廷尊祿以
食功則臣下勸蓋在上所用以厲世於法不得以假人

儻非慎行實乃虛受竊念臣稟賦蒙弱遭遇休明邦土之封旁兼於異數第室之授前講於多儀無功而受勞者之褒在幼而享成人之奉顧雖甚陋豈不或思而況早侍清光親薰盛德與聞蒲假之戒頗識羞惡之端嘗懼妄為違於至訓敢安苟得自取多言伏惟皇帝陛下躬履乾剛系興聖統表顯功德不以其私重惜器名惟慎厥始豈容孱質獨此冒居幸特寢於過恩庶曲全於公體薦誠以至固允是期

上皇太后辭避第二表

囊封慤至方塵乙夜之觀詔旨丁寧難緩景風之拜重

惟忝據敢輟終辭

中謝

竊念臣始自髫髻親簡畢聞

詩禮之訓雖切於欽承閱仁義之言實慚於允蹈仰賴

抱孫之愛不責成人之風佩服兼金組之華封崇極茅

土之貴身雖蒙幸顏則包羞而況王朝宣力之賢森然

而成列宗藩秉德之彥卓然而在庭彼其位序之間顧

出稚蒙之下俯而載揆揆實所未安伏望皇太后殿下靡

間芻言少留衡聽質於圖史之舊慎乃名器之公察臣
至誠全國大體倘遂回於寵渥期益竭於孝勤

上皇后辭避第二表

雖殫危懇莫回帝渥之優敢布盡言實賴母慈之厚內
惟干冒良積兢惶中謝臣聞親之欲其貴者人之常情
愛而教以義者古之善訓非惟勸戒之及此實亦成敗
之昭然臣早以頑疎出於顧復就學無時敏之譽處身
乏少成之資過蒙顯恩陞備邇列常懼盈滿自貽顛覆

之憂敢於寵榮復有覬覦之念伏望皇后殿下敷宣陰教之暇進見刻漏之間濬發微言密回茂典明明柔德允符圖史之規斷斷愚衷獲舒負乘之懼

上皇帝謝表

冒陳危懇薦瀆於慈幃申諭至懷曲形於溫語顧雖非據敢不欽承中謝竊以裂土分茅王公之盛典擁旄被袞將相之盛儀階以明其有加品以重其所視以至勲封賜之甚渥蓋出褒優爵德齒之未尊豈宜膺受而臣

素非敏識僅達幼儀躬定省於晨昏未申孝節謹誦弦
於春夏曷究善猷遽當異數之封崇實懼微躬之隕越
伏遇皇帝陛下紹承景命奄宅丕基睦九族之親用端
風化厚諸侯之禮以勸藩維在臣何功亦此均寵臣敢
不上勤養志俯察放心引章綬之華時思其稱奉策書
之戒日見之行庶罔後羞或圖少報

上皇太后謝表

懇表上聞期輟上思之誤訓辭垂飭俾停來請之煩跼

踏奉承啟居惶愧竊念臣才非世類幸適逢時荷慈惓
之顧憐卽治朝而延拜疏第土之重爵正厥邦封奠棟
宇之宏居異其室處遠康高陞雖示有尊鑿趾益墉大
虞必覆此蓋伏遇皇太后殿下德惟天縱道以時行奉
先帝顧託之言力安宗社及上聖纂承之始益廣藩垣
不然在臣何以獲此臣敢不審富貴長守之術以仁義
不足爲憂造學之原必達於左右語道之序無失其後
先庶乎寡尤永以克荷

上皇后謝牋

慤奏屢聞慈宸靡亮繼垂溫諭俾輟終辭奉典冊以周
旋顧服章而震悸竊以長而出閣俾從師傳之游利以
建邦將託翰垣之寄服公之袞者圖其任秉將之鉞者
司其憂蓋繫參建於事功非以苟爲於榮耀伏念臣幸
緣慶緒過竊寵章每惟伐輻之譏益重負薪之愧乏半
言而補國敢自謂勞兼四責以在躬其何能稱此蓋伏
遇皇后殿下稟靜專之德對熙洽之期文定厥祥致六

宮於柔順母取其愛遇諸子以平均臣雖至愚恩亦下
及敢奉智能之戒益圖忠孝之勤尚不愧於所蒙亦何
足以云報

上皇帝乞免中書禮上表

寵私過隆惶悸無措

中謝

竊以宰相視事之始其禮甚

嚴賢者逢辰之榮莫此爲大操筆而揖儼居廊廟之尊
內謁以趨傾動搢紳之列苟非盛德奚可濫當臣幸遭
昌期躡登近位越從稚齒加拜大封論報稱之功乏毫

毛之可紀享褒崇之典顧面目以何施伏望皇帝陛下
回知子之明不假人以禮垂諭中詔停寢上儀庶安反
側之憂無墜滿盈之戒

上皇帝謝賜生日物狀

蓬矢講儀爰記迺生之候槐宸加賚猥兼惟錯之名祇
荷光靈伏增惶悸竊念臣稟材薄陋託體高明幸蒙慶
善之休曲荷睿仁之眷進承褒顯顧涯分之已踰仰報
劬勞曾錙銖之未效敢謂至慈曲被蕃錫薦臨駢然器

幣之多副以馬裘之美觀瞻駭其榮耀奉養得以安娛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惠顧宗藩寵綏孺子奉祖宗之常
典極君父之深恩今日所蒙竊愧桓榮之稽古何等最
樂敢慕東平之處家

與兩府辭避書

寵章隆特材効茂微遽干留令之誅輒上還恩之奏未
蒙可報敢即寧居竊念某猥以孱質託於盛際荷上仁
之顧育竊膏澤之涵濡紆組懷金實自勝衣之歲析圭

擁節更加出閣之初參宰路以疏榮視傳儀而增秩無功而享勞者之號不事而有食焉之資雖知異數之爲優誠亦多言而是懼伏望某官開廊廟之語參翊於聖謀導朝廷之恩必符於公議倘輟已行之命是安非據之憂

回樞密富相公辭免書

肅奉王綸進司民版官儀增峻士論胥諧伏惟某官茂德對時宏猷加遠練達之久多識於朝章賦納之間參

決以經義實祖仁義以興至治之功乃升樞庭益見
大忠之効而况勲伐之盛上所自知禮秩之隆人不謂
泰遽形珍牘曲諭謙懷殆非蒙弱之敢聞徒亦恩勤之
是佩

回同州觀察謝狀

比者誤膺宸制進啟邦封俯揆朴魯蒙推非稱兼印綬
者四五實愧厚顏抗章牘於再三莫回盛典此蓋某官
夙推雅義旁借誨言務封殖於冲微實導揚於渥渙先

垂慶問益仰謙攜銜戟之深言諭奚既

謝兩府

寵靈優洽位號顯隆俯揆厥私莫知攸處竊念某稟生
極陋逢世寢昌因緣日月之末光蒙被雨露之渥澤年
方佩鞬爵已冠於公侯學不通經任遂兼於將相綰印
綬者四五益愧厚顏抗章牘於再三莫回盛典雖以時
而膺受顧何德以持循此蓋某官翊亮存誠僉諧借議
振國章之稀闊尊天施以平均因令稚蒙遽玷褒錄屬

日度於慶侍阻前布於感悚企悚之深言諭奚及

回鄆州安撫相公

竊審茂膺典策參總鈞樞伏惟慶慰恭以安撫相公器
質端重識慮淵通處貴而敦好禮之風在樂而有恤民
之志坐分藩契政以最聞出秉將旄兵由靜勝果被宸
章之渥進聯宰路之華側聽朝僉實均邦慶願裁誠之
未暇辱流問以見貽其在懷藏曷勝敷叙

謝皇太后笏記

性非早悟學未博通頻年併冒於寵褒惟日不忘於惕厲此蓋伏遇皇太后殿下祥開天妹道著母儀厚宗族以強周壯國藩而輔漢因疏渥洽遂及冲微臣敢不務近端良力探經藝尚冀孝忠之兩立少酬教育之萬分

回謝伯父商州太傅

伏審恭持使節肅凝神軒雖感慕之在懷諒保綏而協吉豈圖隆眷遽枉珍函載披冲挹之言第切悚惶之抱

回謝婺州郎中書

比者叨奉朝恩猥兼閭制坐竊麾旄之寄徒愧寵靈出
分符契之行屬當才彥詎期隆眷特枉華緘勤挹所加
銘佩爲至

謝聽徹論語賜物表

聞孔氏之記言僅終篇目舉周官之頒式俄對寵光顧
視缺然奉揚惕若中謝竊念臣器能涼薄識慮蠢頑幸
聞教於過庭獲執經而就傳歲幾在易學不加通一貫
道之至精詎明大畧三絕編之爲久曷著微勤豈謂皇

帝陛下仁極矜憐義敦勸獎不取漢庭之訓抑於未成
第循闕里之規與其能進爰加之賜以厲厥修仰戴恩
私殆勿勝於山嶽勉圖術業期有底於淵源

冬至回宗室書

竊以氣回陽律斗位子辰迎日景以命祠亞歲儀而講
會伏惟某官才高胄學望重宗藩夙敦信厚之風克壯
隆平之運適丁令序宜納純休先垂慶問之儀第切悚
惶之抱

回門狀榜子書

一陽茲始百福是膺猥沐隆私特垂華謁悚惶之至敷
叙奚殫

冬至賀慰笏記

晷運推移日南長至伏惟皇帝陛下紹興聖統欽奉天
端謹厯象以迎長運化功而理物膺乾納祐與天齊
休賀

日月易流薦經長至伏惟皇帝陛下追慕摧割聖情難

居敢望勉抑哀懷俯循禮制臣無任懇切悲愴之至慰

節候

仲冬嚴寒伏惟皇帝陛下聖躬萬福

皇太后慰及節候並同前

皇太后殿下道該博厚化洽柔明茂循圖史之規陰布
幅員之祐保乾納祐與天齊休

皇后依前

皇后殿下協宣內治參翊上仁德近著於宮幃化遂形

於海宇配乾納祐與天齊休

謝賜陳書表

校讎絕五日之疑刊鏤極一時之妙仰承頒賚第切覲

惶中謝洪惟列聖之御圖率以右儒而爲治大啟禁府

充牣於秘文旁延碩生是正於訛說苟片言之可采殆

隻簡而不遺嗣有成編達於聰聽臣愧微術業叨被恩

私家有賜書遂竊古人之美身無擇行敢遵先聖之言

回樞密王侍郎披告書

竊審肅奉制恩入參機務側聆之始竊忤於懷伏惟某
官典學淵通秉心端亮茂德隆於仍世休問藹於一時
書命掖垣王言惟允執憲輦轂邦路以清蓋盛業之發
舒實上仁之東記進承渥典良愜公僉辱過諭於珍函
顧何施於末議仰欽冲挹第切愧惶

賀樞密王侍郎書

竊審肅揆剛辰茂膺贊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挺直方
之操蘊和惠之風與學貫於道真大慮經乎王體鴻文

麗藻蔚為臺閣之光忠言嘉謀陰增社稷之重聖神乃
眷幾宥是毗翹聞隆益之多用副僉同之舊屬拘藩制
阻奉賓儀欣悚之深敷諭奚及

年節賀皇太后笏記

皇太后殿下聖質坤柔仁心天挺飭帷房之制務盡於
肅雍服圖史之言不忘於謙畏保乾納祐與天齊休

皇后

皇后殿下德配睿明體侔博厚教天下之順大正於嬪

風推門內之恩廣申於母愛配乾納祐與天齊休

謝王舍人書

竊審被擢宸廷陞聯禁掖伏惟慶慰舍人秉心端亮蘊
學淵通才周事物之微文宜典冊之用方欽真選遽辱
華緘雅志未移仍枉惠然之顧忠誠不已重申益者之
言佩服之深銜悚兼至

謝賜隋書表

疑謬刊除博盡諸儒之說本真流布永孚萬世之傳祇

被寵頒伏深榮懼中謝竊念臣早從佩鞶爰預執經性
匪開明殆勤於師說學不加進以重於親憂伏惟皇帝
陛下如地有容自天推愛曲成以順物之理善誘以盡
人之材發內府之藏用新其聞見閱前人之迹俾得以
鑒觀顧臣顓愚被訓有素誓服勤於簡牘期卒業於誦
絃

謝同州觀察惠宮學記書

詳延儒彥講論藝文逮華構之落成刊信辭而謹始欽

承嘉惠竊幸榮觀愧佩之深言諭奚及

上皇帝謝賜生日物帛

宸慈曲被爰記厥生詔目下臨猥加以賜仰承眷撫第
切震惶中謝竊念臣性本顓蒙才非敏給幸觀天飛之
慶獲參廟立之榮仰合勛勞曾錙銖之未效進承寵渥
顧涯分之已踰豈謂皇帝陛下道大溥容仁深善貸霽
威嚴於子舍均異禮於侯藩特降使華厚將筐實飭文
羈於上乘制重器於中金奉不貲之恩顧難其稱推欲

報之意期盡厥誠

上皇太后

慈憐已厚恩錫載蕃蹈扑以還覲惶交集中謝竊念臣
幸緣慶緒獲對昌辰觀不刊之書曾微進益帶無功之
紱常懼滿盈敢期中禁之嚴俯記左弧之始斥馬裘之
良美極金幣之珍豐惕若以思其何能致此蓋伏遇皇
太后殿下道隆將聖愛篤諸孫務推博厚以敦仁不以
孱微而廢禮拜賜之重奚啻於丘山圖養之勤敢忘於

夙夜

上皇后牋

良裘善馬之用珍幣寶器之藏極盡寵榮繼以惶悸中
謝臣早承訓育函荷褒崇裂土分封猥列諸侯之右析
圭命爵實均三吏之聯顧稱效之靡間惟譴呵之是懼
豈謂皇后殿下俯矜童昧專厚母慈務恢山數之容密
道雲天之施寵其生日貴以恩章誓堅孝謹之誠仰報
勛勞之德

進謝恩馬狀辭

祺祥肇啟曲簡於清衷使指下臨猥加於蕃錫敢效左牽之獻少申下報之誠仰冒嚴顏靡寧悸魄

回相公李太尉披告本

竊審近領使旄出分藩契欽聞庭告允協朝僉伏惟某官育德淵和秉心方毅學通家法之善武洞軍志之微啟迪上聰居多於讜論職司兵要時賴於壯猷矧惟渥洽之恩特出睿明之眷詎期冲綦曲示珍函顧成命之已

行豈訥辭之敢議永言欽佩奚諭悃悃

回李太尉再披告本

薦枉珍函曲將雅意顧謙冲之雖厚豈昧弱之敢聞伏
惟某官戚苑高才侯藩碩望方略之美不墜於家聲議
論之精有裨於國體久格交旌之授屢形抗牘之言甚
非所以將順眷懷奉承寵委幸以時而受拜茲有望於
當仁企祝之深敷頌奚及

回許州判府相公本

竊審肅揆休辰祇膺顯冊朝推優禮士協僉言伏惟某
官道濟神明氣函忠厚論議不阿於當世風操有激於
羣倫進退以宜蓋得大臣之正安危所屬益隆主上之
知承嘉命之已行在鄙懷而良慰方修慶禮遽枉華緘
載欽冲挹之風第切悚惶之抱

回樞密呂侍郎披告本

竊審奉膺明制進筦繁機側聽褒嘉實增抃慰伏惟某
官器函敦大慮達精微蹈一德以不回貫百為而畢給

坐分藩契方俗用寧入總計籌邦財以阜乃眷本兵之
重實參基命之嚴若時謨明惟允僉屬辱珍函之遽及
顧末議以何施載味撫冲徒增悚戢

南陽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陽集卷二十二

宋韓維撰

奏議

議祫享虛東向位狀

臣等竊以宗廟之尊太祖者所以叙親明統褒顯功德也叙親明統則必正其本褒顯功德則不可私其人此聖人以義斷恩立禮而爲之極也由禰以上皆祖也皆

則孰主而尊之曰始封曰受命曰有功非是三者雖屬之尊且親不得當也是天下之公法也子不敢豐於其父臣不敢厚於其君故尊太祖之道禮之大者有三於廟則百代不遷於天地之祭則爲配主於祫享則位東向商以契周以后稷其毀廟之主皆出太祖之後故其禮順後世太祖之上復有追崇之廟故其禮疑所以諸儒論議不一然大抵不過三義一則直推見廟最尊之祖即唐顏真卿韓愈欲以獻祖居東向之位是也一則

以追崇之祖別廟而祭金太祖之尊即漢之太上皇魏之處士晉之府君唐之獻懿是也一則以太祖尚在昭穆虛位以待自魏晉以下迄於隋唐及本朝故事是也推最尊之祖者既非始封有功之君親盡則毀於聖人制禮之意殆恐不然別廟而祭者雖爲變禮未可遽行於今其間惟虛東向之位於禮似近何也在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葬以士祭以天子葬且不敢厚其父況敢以天下之公法易其祖之位乎周禮黨正飲酒一命齒於

鄉再命齒於父三命不齒且人臣尊父族尚不敢與之齒況在天子乎乃欲以追崇必毀之主加於萬世不祧之祖乎臣等再詳三者之論考於聖人之禮俱未合也直以最尊之主居東向之位是欲求禮之情虛東之位以待太祖是欲守禮之文者也然而禮之情難見情一失則禮從而喪矣禮之文易守文在而聖人之意或可存也夫惟達禮之情文者然後能作此魏晉宋齊隋唐之君及我藝祖神宗所以謙讓而不敢決也臣等以謂

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向之位便

論溫成皇后不當立廟疏

臣聞忠臣不爲畎畝之遠而輟其圖報之心聖主不以芻蕘之賤而易其納善之慮故下靡不盡之情上無或遺之策臣位雖微賤然以討論載籍參議典禮爲職竊不自薄有愛君之言惟陛下少加聽覽臣伏見國家爲溫成皇后立廟備三獻官設五時之祭金石牢具一依宗廟臣上求禮經下循本朝故事皆所未有不知當時

誰爲陛下畫此謀者臣聞孝惠皇后太祖皇帝之正配也其沒也即陵構殿歲時所祀不過常饌而已其後方得列於皇后別廟元德皇后真宗皇帝之母也其沒也別廟而祭自爾羣臣請升祔相繼先帝慎重其事不敢即從至於十年而後許之今陛下一旦奉嬪御之主廟而享之與祖宗等稽於先王之禮則不合求之本朝之事則非故搢紳之士無所誦說下民觀之不知所化甚非太祖真宗慎重典禮之深旨也伏惟陛下即位以來

凡所興造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稀闕盛事靡不畢
講今又將以孟冬吉時親裸宗廟修大禘之禮蓋禘者
序昭穆正尊卑之祭也所宜罷斥不端昭示大順以成
祀典之美而陛下以奉祖宗者已之臣妾亦得享之非
所以致隆極廣孝恭也臣愚以為宜因此時發德音詔
有司使議溫成皇后之廟有不如禮者一皆裁去以明
陛下不私後宮專奉祖宗之意使聖朝典制幽昧復光
宗廟神靈歡欣顧享此盛德之舉也陛下不可不加聖

意焉昔漢文帝幸上林袁盎引却慎夫人之坐以明妾主之義前史書之爛然不忘今崇建廟祀甚於上林之坐僭擬祖宗非特妾主之別陛下聖德過於漢文母使愚臣不得申袁盎之志

貼黃二道

陛下若以溫成皇后久在左右不忘軫悼則歲時遣宮嬪內侍厚加祭奠亦足致其思意何必僭用禮典取譏後代此於溫成皇后非有所益而於聖德爲損不細

陛下即位以來動循禮典未嘗有此過舉臣願陛下特奮神斷使有司得從改正以全盛德之美臣父子受國厚恩實欲以此少申補報幸不以臣位下而棄其言也

再論乞施行狀

臣所領職以同知禮院爲名禮有不正知而不言則非朝廷所以命臣之意而失臣所以事上之理也故敢不避誅殛而言誠見溫成皇后廟樂特器僭比祖宗稽之禮經則先聖之所不道質於故事則本朝之所無有臣

竊聞其時臣下有以唐武惠妃事上惑聰明者惠妃之
沒雖嘗立廟然至乾元之後祀享即絕蓋自當時已知
其非禮豈足爲聖朝法哉臣近奏疏願因親禋宗廟特
詔有司裁損其制以全陛下廣孝愛禮之美章御累日
寢而不下臣竊惑之陛下母謂數楹之屋兩簾之器施
之未損於治蓋聖人所以異等威明風教以觀示天下
者禮在於此也如不以臣言爲信則并臣前章付中書
門下使大臣參議事有可采伏乞早賜施行

司徒杜公諡正獻議

司徒侍中剛重不倚明果而斷秉事君之直節有保民之大德爰初服官以訖謝政職無大小事無劇易必竭其力不爲苟然任提點刑獄屢決疑訟人以不寃治銓審官法明選公吏至謝賕不受開封號難治為尹者類以擊斷無壅爲聲至公居之又以其餘力惠綏民人畿甸歌之在二府引義獻納有大臣風采私謁幸恩法所不可者一切裁罷聞人少善稱道如不及至論國事而

有曲直雖平生厚善不爲毫髮假借故其進而相也天子恨其用之晚退而老也士大夫惜其去之速公雖家居上尊禮焉比薨三遷其官爵至封國爲公賜予勞問之使歲月不絕嗚呼可謂善始令終者矣謹按諡法清白守節曰正文賢有成曰獻迹公所以當大位享大名始終尊榮人無間言者亦其樹立所從來遠始諸父與公分財所得鉅萬悉推不受以予昆弟之貧者及富貴無聲樂妾御之好居處被服如始仕惟其治身報國之

不足是以爲憂故其德業所就章章如此諡曰正獻亦宜哉

贈太師兼侍中陳執中諡榮靈議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幃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曾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

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
正室疎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
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
子正身齊家以議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
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諡法
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
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爲不逢死之日賢
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諡曰榮靈

論陳執中諡榮靈書

臣聞尊卑親疎賢不肖之辨所以立人倫也禮者所以維持人倫使不斁敗之具也朝廷之位廟寢之制車服之數金石俎豆之容皆其章也章不明則尊卑親疎賢不肖之分亂而人倫斁矣故有天下者不可不先禮也竊見國家受命百年而郊廟之位尚有未正朝廷之儀尚有未尊祭祀婚葬車服之等尚多不備所以然者患在棄禮而任人情也夫禮所以搏節人情使一於正今

任人情而廢禮是以民俗無羞惡之風士大夫寡廉讓之節制度雖煩而下不率法禁滋密而奸不勝蓋有當先而後宜舉而廢者矣伏惟皇宋至陛下比之於周成康之時也方當修起廢墜興造禮樂以成一家之制而典章之失甫有大者此臣所以不得默也臣聞溫成之喪陛下疑所以處中夜令就陳執中第問之明日遂發喪皇儀由發喪而下禮之大不可者有四夫皇儀者先帝先后之所嘗治喪也雖宮禁給使之人知其不當處

而處之矣大不可一也皇后者上配宸極乃天下之母也位號至重豈容僭瀆中宮在上而發冊殿廷且以后禮送之大不可二也樂禁之內大祠用樂者備而不作大祠者非天地日月則宗廟社稷也而殺厭其禮大不可三也殿而不廟不備四時之享者奉孝惠皇后之禮也孝惠皇后者非他太祖之正配也猶以爲未足而立廟用樂遂與祖宗等大不可四也別廟四后章惠皇太后后不立忌日久矣緣此而立之事已施行賴陛下聖明

采諫者之言復止不然此又大不可一也臣伏思溫成
皇后雖冊位號其實陛下之後宮也今以尊奉後宮而
瀆臣主之分殺天地之祀僭祖宗之禮竊料此非陛下
本意何以言之臣伏見陛下謙儉寅畏謹於事神篤於
奉先於祠享常禮之外過自抑損以極孝恭不宜有此
蓋當時臣下莫爲陛下正言者陳執中位居師長無一
言之補夫當國謀事而至於瀆臣主之分僭祖宗之禮
可謂乖刺矣生既竊陛下之爵位以厭其欲若死又得

美謚以成其志是執中終始獲幸而獨留非禮之名使
後世有以議陛下也臣不勝憤懣謹因其家請謚責其
大節之失以榮靈加之蓋言其寵祿則厚而令名不立
也其義欲使天下知爲臣當盡忠事君當以禮又使阿
諛竊位之臣知生雖苟一時之榮而死不免萬世之戮
不然議虛名將朽之骨臣何獨爲此區區也且謚者周
公所作萬世之公法也臣之所言天下之公議也陛下
寵待大臣亦已至矣而使有司得以萬世之公法天下

之公議貶之亦天下之至公也伏惟陛下幸聽臣言以成天下至公之法豈不大哉臣備位禮官凡儀典之違闕得以討論又大臣之薨卒者得秉筆為議以善惡諡之皆臣之職也義有所在不忍緘默

論陳執中直降勅諡恭第一狀

臣近與孫抃等議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之諡論有異同遂具狀申中書門下臣以謂朝廷且將復下有司使議執中所以得諡恭之狀然後決其是非遽聞降勅考功

以恭字爲定臣伏思之不勝皇惑臣以榮靈謚執中者
正謂責其廢禮不恭失爲臣之節而朝廷遂用恭法此
臣不得不惑也臣聞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謂以難
行之道進於君而勉之也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蓋禮之意非恭不立而恭不近禮適足以招恥辱也書
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言
治古之世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各以其職諫有不如
此謂之不恭也執中備位宰相遭遇明主若以仁恕臨

下賦事行政惟大臣是咨惟古訓是式前代人君之所
難陛下皆易之此誠人人自竭盡之秋而執中內懷阿
倚苟援不正之說僭瀆大禮尚不能成明主之易可謂
責難乎陛下中宮在上而妃嬪之沒治喪發冊近在殿
中此雖宮省使令之人猶知其不可執中尚不能及使
令之所知可謂近禮乎有司上孝惠祠殿之比不享不
樂罷斥其議而遂僭祖宗之制執中表帥羣司縱不能
遠復治古各以職諫而首自亂禮此又常刑之所不赦

也且恭之法曰不懈於位夫位以宅才才以治事苟事
之不治雖修潔其衣冠莊嚴其色辭終日危坐無少懈
之容何益哉執中犯不恭者三而顧以恭爲諡如此則
是諡法可廢而官守無用也夫設法而至於可廢命官
而同於無用臣愚不識朝廷處此於義何當伏望陛下
亟詔有司格勅未行復令禮官得盡諡恭之說然後并
以臣議下尚書都省集百官參定臣論有少屈退伏妄
言之誅誠無所恨

第二狀

臣近兩上章論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不當謚恭事至今未蒙朝廷俞允竊聞勅在考功有司以不應常法未即奉行故敢復進其愚說臣聞聖人治天下所以得人而用之其大法有五士之處也則教育之其將進也則辨論之其已仕也則較其功罪而升黜之既沒也又作史以紀其善惡制謚以著其賢不肖所以教育獎勸聳懼者如此故士之爲善也固其遠惡也凡在上者總其才

而用之此天下之所以治也後世苟簡教育辨論之法
既蕩然矣作史制謚止以備官而不責其實至於升黜
則非有成可考或舉或廢各因其時在上者方患才之
難得官之不修不知所以教育獎勸聳懼之法不立也
臣請以執中一事明之夫執中學問之不講義理之不
達而遂至貴顯此教育辨論已廢之驗也既位宰相首
亂國典瀆尊卑親疎之義而優游壽寵以一品自終此
升黜不行之効也今臣區區欲加公議於已然之後而

同僚不以爲得朝廷不以爲善徑黜其論不少加參考
此又備官而不責其實也所未知者但史官耳若史官
又廢其守則是聖人之法都盡矣方今風俗頽靡百職
隳惰謂宜力加振肅以消因循之弊而乃奪有司之職
使不盡其法退至公之論使不極其理臣恐非朝廷之
福也伏惟陛下觀聖人制法之意鑒後世苟簡之弊察
當今之所宜急使有司不失其職公論得有所立非臣
之幸實天下之幸甚

論陳執中諡乞罷禮院第一狀

臣近議故太師侍中陳執中諡者蓋悼典禮之淪斃憤
臣節之不立傷官法之久廢區區之心實欲以此少佐
治體一奏議而見黜三上章而不報此皆在臣愚議論
淺薄不足以感動天聽臣既不能爲陛下守職而尚竊
俸入以禮官爲稱臣實恥之伏望聖慈特許罷臣禮院
除一外任差遣庶圖民政上報國恩

第二狀

臣近以守官無狀嘗具陳奏乞除一外任差遣未奉聖旨不敢自安臣誠至愚豈不知循往舊之迹則易處附衆多之議則見從持寬假之計則寡怨然而不為者蓋以爲所守者朝廷之官不敢緣私而廢所論者聖人之法不忍與俗而遷今臣既不得少申所職而尚冒居其任則是臣於官有不能守之罪於義有不能去之責伏惟陛下愛養臣下全其名節幸哀狂愚使有自處之地臣不勝至願

第三狀

臣累具奏陳乞罷禮院除一外任差遣至今多日未蒙
處分臣所以喋喋而不敢遂已者誠恐禮官論議之輕
有司法制之缺罪由臣始伏乞朝廷檢會臣近進二狀
早賜施行



南陽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陽集卷二十一

三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_臣范逢恩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_臣陳墉

謄錄監生_臣任銜萱

欽定四庫全書

南陽集卷二十三

宋 韓維 撰

奏議

乞詢問講讀臣寮狀

臣幸得以史官侍左右記言動竊見每開邇英閣召近臣講讀經史陛下未嘗一發德音有所詢問遂使執經者不得極其說秉筆者無所載其美已事而退莫不俛

默有不自得之意臣竊惑之臣聞傳說有言王人求多
聞時惟建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蓋治天下
者必先於建事欲建事者莫重於師古欲師古者莫急
於求多聞然則今之所謂講筵者陛下之所以求多聞
也堯舜聖帝必先稽古三代令主皆有師傅之官坐論
道義爾後德薄不能如古然至於欲治之主亦莫不以
此爲急漢高祖初得天下感陸賈之言知不可以馬上
治之每奏新語篇篇稱善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

理夜分乃寐唐太宗命學士杜如晦等十八人更直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此數君者豈樂勤苦而徇虛名哉誠以治天下之要莫不出此故功業隆於當時聲名流於後世非其幸也其道以致之也朝廷自宰相以及羣司率以職事進退所言皆目前常務而又迫景晷不得詳盡其理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閒燕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侍臣則可以極咨

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禍敗之原起而行之則上可以爲堯舜三代之君下猶不失爲漢高光武唐太宗也然非從容降接則無以盡臣下之情非往復研究則無以見聖人之奧非力而行之則不足以追前古之治陛下於此三者似未盡之此臣所以不得不惑也至於羣臣亦皆惑之議者以爲陛下向在亮陰惟於咨決政事有不得已而言耳其餘可得而畧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

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竢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
戰越懇激之至

乞親諭使人救濟饑民狀

臣竊聞去年開封府界并陳蔡許潁等州歲各不熟入
春以來民困尤甚朝廷雖發倉廩轉米穀以加賑贍而
死者不可勝數其甚者至於遺棄幼穉號哭道路骨肉
之間自相噉食殭尸暴骸所在狼籍聞之可爲傷痛臣
日夜思念蓋賑救之道有所未盡以及於此州縣米穀

之不積一也官吏無恤民之心二也飼養失處置之宜
三也朝廷雖發倉廩而陛下未嘗親諭惻怛之意遣使
臨視四也羣議籍籍竊怪陛下勤政愛民日是不倦至
於細務莫不曲加處分而於此事未聞德音有所矜卹
意者陛下未知其詳與臣聞羣議且久每欲上聞以越
職爲懼而止今前去二麥尚有數月而死者日廣臣誠
不忍陛下赤子遭逢仁聖之君不得蒙被其澤而無告
以死臣雖越職得罪猶不敢避也伏望聖慈特詔執政

擇愛民幹事之吏十數輩召見便生喻以憂勞愍傷之意令分使州縣察視流民先具見存及死亡之數與守令救濟之狀以聞然後與轉運提刑知州通判等同共疾速商量如何處置救養可以全活民命比至麥熟合用米糧幾何如何營救不至乏絕不幸死者所在官爲掩瘞毋得暴露凡此諸事皆許入馬鋪馳奏陛下與二府大臣朝夕圖議苟國家之力可及至者無不爲也如此則庶幾斯民漸有生路不然三四十萬之衆至四五

月之間皆填溝壑矣臣聞天之所以祐命人君者將以牧民也君之所以享尊極者以有民爲之下也民之所以欣戴其上者以能保安已也陛下即位之初宜有以固結天下之心而副天之所以祐命者無急於此也臣願陛下力行之干冒天威臣無任涕泗激切之至

論救濟饑民劄子

臣竊聞今春畿甸及京西州郡百姓饑死者甚衆訪問蓋是州縣官不早爲體察存養致百姓流去本土轉更

失所所至州縣既無儲蓄之備比至勸誘人戶及奏聞朝廷得物救濟流民已是饑困又處置散給飯粥或失所宜更致枉害人命近聞河北京東兩浙諸郡被水災者不少若止因循舊體必定百姓復罹此禍伏望聖慈特降詔書丁寧戒勅諸路轉運提刑及州縣官吏上下共公詢問饑困之人早爲賑贍毋令至於流散不幸轉徙者轉運提刑爲差官引導令就州軍多方救養仍具施行次第聞奏朝廷至時遣使察視其當職官吏有善設

術畧使居者不至於流徙流者不至於餓亡仍議以戶口人數量立賞格不如詔者議罰亦准之所冀勸督官吏宣力爲民拯其艱危以副陛下好生之意

乞還呂誨等職事劄子

臣竊聞御史知雜呂誨等以論濮安懿王事得罪並行譴逐羣議喧然皆以爲誨等能審義守職國之忠臣而竊嘆朝廷典刑遂至於此臣伏念陛下自入繼大統士大夫莫不肯論爲人後之大義以爲陛下素好經術必

能循用禮典以副先帝顧託之意自兩制之議上聞臣
下更白交諫務欲上廣聰明以白此事而今者遂至斥
逐憲官以失天下之望誠可痛也臺官之言臣雖不盡
聞料其用心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即如
此者乃是愛君之至安所得罪而逐之也近年以來風
俗頹散士大夫類皆貪固寵利護惜人情姑息苟且為
自容之計莫肯爲國家悉心營職者陛下厚賞以勸之
嚴罰以督之猶恐此風不變而復內牽邪說貶斥正人

數以微過放遠善士臣恐自此奸倖得志忠良結舌陛下耳目日益壅蔽緩急朝廷有事上無由知此時雖欲悔恨亦無及矣方今法度隳廢百職不治國用匱乏民力凋困外無良將士卒驕惰強敵窺間而有輕中國之心而天災數見地變復作疾疫流行饑饉荐至由此觀之臣恐陛下之憂不在濮王名號未崇臺官不畏威聽命也伏望聖慈思社稷安危之計以人情去就爲慮亟追昨日詔書還誨等職事以救前失以安羣情

論濮王稱親乞追還詔書詳議劄子

臣伏覩近降詔書陛下稱濮安懿王爲親臺官論列不
已遂行降斥羣議喧然皆以爲陛下行非禮之事斥逐
忠良典刑之衰禍敗之漸將自此始伏望聖慈追還前
詔更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呂誨等舊官以全政體
論呂誨等勅不由封駁司劄子

臣昨日聞御史知雜呂誨等以言事被斥至今不見勅
至封駁司訪問乃是中書直封送本家臣竊以封駁司

給事中之任也凡制勅必由此而下有所不使得以封還論奏古今之通制也今罷斥御史事關政體而遂不使有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臣伏思王者建立官局張設法度擇人守之所以防檢繆失共成治道而朝廷自壞其法不知爲此將以何利也伏望聖慈指揮中書追還誨等勅命令由本司使臣得申論議以正陛下之官法

再論呂誨等勅不由封駁司劄子

臣近以御史知雜呂誨等降斥勅命不由門下封駁司直送本家嘗具論奏乞追還以正官法至今累日未見施行臣伏思古者竝建庶官各有法式所以共成治道遠防禍敗雖王者不得而私也況大臣乎淳化中命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檢點看讀發放勅命其實封駁文並仰中書逐房候印押下送向敏中等看讀檢點了却實封發放祖宗所以慎重號令防檢謬失如此其至今朝廷一旦騁私意以壞聖王之法快目前而忘後世

之慮獨何謂也方今官失其法人怠其職百事隳廢日就衰靡臣愚竊謂宜有以力振頽敝而陛下君臣方共爲此事臣竊爲國家憂之伏望聖慈以臣此奏并前所上章早降付中書施行臣庸懦不能爲陛下守官伏待譴黜

貼黃

臣昨日崇政殿面陳失職欲望奪臣知制誥乞一小郡差遣蒙陛下再三宣諭不令陳請雖上體聖意不敢即

投文字然臣爲陛下守官而不能修整法度實恐終亦難處

論勅不由銀臺司劄子

臣近以黜呂誨等勅不由門下封駁司嘗面具論奏及兩上章乞正官法並未蒙聖恩施行臣伏以紀綱法度聖王所以維持邦國使不危而安者也其所措意皆關盛衰固不爲一日設也譬之猶舟之有維楫馬之有銜轡今有人於此將假二物以出萬里之塗而自毀其維

揖絕其銜轡則人人知其有奔僨沈溺之憂矣臣近對
崇政殿亦嘗以此理上陳陛下初不省察又以失職求
賜罷斥而聖慈再三敦諭不令投進文字臣僂俛而退
猶望陛下悟前之失特詔有司修明舊法以防將來之
患而章上輒不出使臣不得少申職業坐守空名以蒙
貪祿曠官之謗進退實亦難處伏望聖慈以臣此狀并
前兩奏降付中書門下商量施行不敢枉道以阿人主
之意愛身以壞祖宗之法惟陛下裁處

繳納舉臺官勅

臣昨日送到閣門勅一道令臣舉官二人充御史臣伏以知人之道古今至難故聖王取士之法必有所試見其迹效可用然後升進乃不失人臣伏見呂誨等剛果強勁守義不回至於犯死亡之誅不顧忌諱以盡論議求之古今如此至少臣又聞陛下向者自出范純仁呂大防二人之姓名今除御史衆見純仁等能竭節言事皆謂陛下明哲選任得人純仁等不負陛下所知得事

君報國之道今一旦斥逐士大夫莫不竊歎痛惜陛下
毀已成之美受可恥之名失當世之屬望而貽後代之
譏議今奉勅旨令別舉御史臣伏自惟度臣之駑下何
敢少望清光雖欲慎舉豈如聖主之自擇又人未試用
誠亦難知如誨等則有已試之效矣陛下必欲爲官求
人採羣言以興至治則臣願復二人者以佐陛下招賢
納諫之美其舉臺官勅臣已具公文繳還閣門未敢祇
受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隕越激切之至

再繳納舉臺官勅劄子

臣今月十三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勅舉官聞
奏者聖量兼容不責奉詔之稽緩特諭恩旨便合祇受
然臣伏再惟念事君之道義當傾竭若內懷不盡之意
外竊常言之名而無益於國是者臣不忍爲也故敢不
避斧鉞之誅以申其說臣竊以自古聖王優待諫諍之
臣雖甚狂直必加涵忍者非勢不能黜也以爲黜此一
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失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爲也

治平以來四方傾聽日望陛下開納羣言勸率衆力以
光祖宗之大業而反復爲此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爲陛
下深憂也自呂誨等被黜至於市井之人皆知此事爲
非美而在朝之臣未聞有戮力竭忠爲國家救此失者
則陛下斥逐近臣貶臺官之效已可見矣聖慮偶失爲
此一事而上下雷同便即成就使如後日復有他事而
人情如此臣恐非陛下之福也今聞傅堯俞等非久還
朝萬一復如誨等強爭不已則又將出此三人乎同時

而黜六諫臣此危殆之道也陛下欲履之乎臣所以再
不奉詔者實冀以區區懇迫之誠終悟聖意陛下案前
後所言甚經思慮不是妄發特奮英斷回革此事以慰
天下之心非臣之利陛下社稷之利也其舉臺官勅見
在閣門未敢奉行劄子已繳納中書訖所有臣不即奉
詔之罪惟朝廷處分干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戰越懇切
之至

論勅不由銀臺司待罪劄子

臣近以降黜呂誨等不由銀臺司累具論奏今又聞罷
傅堯俞等勅亦是直送本家臣竊以法制者天下之公
器非天子所得私而有而臣下所敢輒廢也故法有不
便事則易之未有設而不行者人有不稱職則去之未
有存而不用者也陛下才畢亮陰即降詔戒厲臣下曰
內外因循惰職者衆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其未
又訓以易慮孳孳各循厥職詔下以來未及一年不聞
羣司有所進益而公卿大臣方自壞法度違失詔文臣

雖區區爲陛下愛惜此事章三四上不蒙省察京都之內禁門之中尚且如此而欲以風勸天下推利及民豈可得哉孟子有言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有言責者既不得而去矣不得其職者尚且胡顏以苟處乎況臣兩還詔旨今又不能仰遵聖諭爲官守法罪戾仍重豈宜久玷侍從尚竊封駁之名伏望聖慈特賜黜罷所有銀臺司等職事臣更不敢簽書見居家待罪

再乞待罪劄子

臣今月九日准閣門告報奉聖旨令臣赴起居供職者
恭聞詔諭伏深惶駭臣天性愚朴不習時事惟少嘗讀
書見古人立身事君之道有會於意則慨然慕而行之
不意多病之餘齒髮已衰遭遇特達拔擢至於侍從輒
不自量其力欲以嘗所慕者申於聖明之朝故就職以
來數進瞽說以圖少補終以識慮暗短論議卑薄不足
以上感天聽今既不能少補聖政使下無竊祿強顏立

朝而素性已定不可移奪又不能粗守職分致官有失
法豈可貪冒寵祿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
之孔子取之以非其招不往也虞人賤官旌一時招命
之物也夫以亂世之賤官雖一時招命之非其物尚以
身守之而不往而臣忝備近列獲遇聖朝縱不能如前
所慕有益萬一而其自守豈不得如亂世之賤官乎所
諭聖旨未敢奉承伏望朝廷早賜罷黜以正刑典以全
愚分取進止

上殿言封駁司事劄子

臣所領銀臺司兼帶門下封駁事竊尋創制之端其所防檢爲體不小祖宗法度備存止是因循墮廢臣近已累具論奏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申明以正官制取進止

繳還除蘇寀辭頭狀

臣今月七日中書送到辭頭一道除刑部郎中蘇寀守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令臣撰辭者臣竊以自濮安懿王稱親三御史得罪以來羣議洶湧人情不以為愜傳

堯俞等復不肯就職論事愈爭士大夫竊爲朝廷憂之
而天變遽作敵人加慢忠義愛君之人往往竊議庶幾
陛下因此儆懼刊前詔之失大還放逐赫然有爲以新
德政今忽除蘇棠爲御史知雜則堯俞等豈復有可留
之望哉同時而斥六諫臣竊恐祖宗以來未有此事內
失人望外啟戎心虛災異先見之戒發禍敗不測之端
臣驟蒙拔擢典司誥命不敢阿諛隱諱以孤陛下任使
其辭頭不敢奉行已具狀繳納中書訖臣比緣此事兩

違詔旨自度罪惡深大必不能復見清光然臣區區愚忠猶願陛下深畏天戒謹察人情以爲社稷之計

乞不汎於諸家爲穎王擇妃狀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爲穎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事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昏姻爲兢兢兢兢者慎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

漁然所以推遠女色爲民之紀法也伏以皇子穎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向經義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爲宜厯選勲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爲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頹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太息竊幸國家有以振之今陛下始初清明爲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厲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

穎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
移人詩咏淑女端為風始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
覽禍福之原為後世戒也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臣獲
侍宸陛且官王府苟益萬一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
任惶懼激切之至

南陽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陽集卷二十四

宋 韓維 撰

奏議

論范鎮請郡劄子

臣竊聞翰林學士范鎮上章求補郡外議藉藉皆以爲
陛下以鎮作宰相批答不稱旨諭令解去不知此事虛
實果如此者臣竊爲陛下不取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

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之間苟非甚悖義理猶當涵容以全待近臣之體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莫不以爲太重至或相傳謂公輔別有過慝主上不欲暴揚故行遣至此陛下連退二近臣而衆人皆不曉然知其所謂臣恐自此臣下各懷疑懼莫敢爲陛下盡心者鎮今既從其自請例須換職領郡於鎮何損但可惜者陛下舉錯朝廷賞罰耳臣近對延和嘗論人君好惡當明見賞罰以示天下使人知所從違則風俗可移又以爲雖聖賢